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热演五年背后的“流量密码”——生活的真实永远是最动人的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之前给父母买的票，这一次自己来感受。”平时在外地工作的90后王先生下午刚回上海，晚上就来到兰心大戏院看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说上海话的演出不多，又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演员，作为上海人一定要支持。”

刚过去的两晚，由知名笑星毛猛达和沈荣海领衔的《石库门的笑声》在兰心大戏院座无虚席。在距离首演过去五年，场次近150场后，这台上海传统曲艺作品的热度不减反增。不少人在看完演出后发出“且看且珍惜”的感慨，表示期待看到更多这样具有鲜明上海本地特色的演出。

“独脚戏有过热闹、也有过寂寞。”站在舞台上40多年，毛猛达坚信独脚戏在当下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仍有一席之地，“只要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创作思路，观众自然会拥抱这份快乐。”

独脚戏里有上海的幽默

“燕子姐姐”陈燕华昨天以嘉宾的身份来到演出现场，这是她的“二刷”，此前她就曾和朋友组团来看戏，“独脚戏里有上海人骨子里的幽默，有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底蕴。”

“演艺大世界，沪语独脚戏不能缺少。”在前晚的演出中，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王佳俊也在中场环节惊喜亮相。“两位演员说的段子，就好像是把我的童年搬到了台上。”他对记者表示，石库门里共用厨房等生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在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图为演出照。（演出方供图）

活化的内容让他感同身受。“尽管那时候住宿条件很窘迫，像我们这样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小房间的家庭有很多，大家共用灶披间当然会有矛盾，但真的碰到事情会互相帮忙。”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还是王佳俊第一次在现场欣赏独脚戏，他被密集又富有生活气息的笑声感染着。“两个多小时的独脚戏连贯性很强，从以前的故事说到最新的新闻，毛猛达、沈荣海两位老师道出的上海变迁是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的真实永

远是最动人的。”

独脚戏的舞台极其简洁，演员是无可争议的核心。“独脚戏的形式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演员的整体素质。”毛猛达说，“独脚戏大多两人搭档，有时甚至是单口，演员们之间难以互相借力，因此说、学、做、唱功在台上一览无余。”独脚戏兴起于1920年前后，“滑稽三大家”王无能、江笑笑、刘春山博采众长，吸收多种艺术形式，推动独脚戏成为独立的曲种。在滑稽泰斗姚慕双和周

柏春时期，独脚戏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诞生了如《学英语》《宁波音乐家》《新老法结婚》等名段。

言之有物，才能留住观众

“从前辈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到，独脚戏一定是紧紧跟随潮流的，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毛猛达表示，《石库门的笑声》诞生之初，主创就定下了作品的主题，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巨变，聚焦上海人的衣食住行。

内容的推陈出新维持着《石库门的笑声》的热度，相较首演版本，如今70%的内容都是新的。有时在演出前一晚，毛猛达和沈荣海还会为第二天的内容商量到深夜，“生活是表演的灵感富矿，演员要无时无刻吸收新鲜事物，从中提取适合在舞台上演绎的内容，创作始终在路上。”不走套路、不炒冷饭，随着时间推移，《石库门的笑声》的观众年龄分布越来越宽，从最初前来捧场的50、60后，到如今80、90后甚至00后也走进剧场。

同为语言类演出，近年来脱口秀乃至沪语脱口秀在年轻观众间人气极高。毛猛达不回避这样的直接竞争，也不回避独脚戏的现状。“脱口秀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演员说的是观众的日常，讲的是观众的心情。”在他看来，独脚戏的创作观念和表演手法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贯口、模仿、演唱等技巧非常重要，但这些应当用来辅助剧本，演员在台上不是为了炫技。言之有物，独脚戏这门海派艺术才能留住观众。”

观众席

留住“笑声”里的情结

王筱丽

独脚戏，对于上海年轻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说熟悉，从前长辈或多或少会在电台、电视上听过或看上几段；通过荧屏里的海派情景剧，毛猛达、沈荣海等笑星的名字和形象也称得上是“童年回忆”。说陌生，独脚戏的演出在上海这个戏剧大码头并不起眼，连“哪里能看到

独脚戏”都一度成了问题。

昨晚《石库门的笑声》在兰心大戏院的热演场面，不输时下流行的音乐剧、话剧。托女儿买票的老夫妻、普通话上海话掺杂着交流的情侣，还有专门来看“阿德哥”的小伙子……他们和台上的演员共同构成了此处“含沪量”超高的场域，在段

子里、贯口中、互动间，观众看的不仅仅是表演，更像是一场海派文化的集体体验，不同代际的人们一起重温旧日的里弄时光，用精辟的沪语表达和幽默的角度解读时下热点。

本地话是联结一个地方人群之间特有的符号，而以此为主体语言演出的地

方曲艺往往也是最有乡土情结的文化纽带。我们期待独脚戏场内场外的热闹，停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因为共享同一份回忆和情愫，我们对这座城市会有更多的归属感。当这些心领神会的笑声一次次响起，何尝不是文脉传承的一次次接力。

在沪举办的多个展会、论坛聚焦相似主题

面向未来的艺术教育，呼唤“通人”素养

■本报记者 范昕

为家族撰写编年史，用声音搭建艺术景观，由生物启发艺术之旅……这些，竟然都来自时下高等艺术院校里的课程实践。

最近一段时间，第四届“FutureLab 艺术与技术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本科教学案例展及研讨、中国美术学院主题为“Panel 21：向达芬奇提案——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的论坛等相继在沪举办，大大刷新了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认知。原来，面向未来的艺术，不单关乎绘画，关乎审美，更在以艺术为轴心向多学科辐射，重新定义艺术的价值，也通过教育培养超越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通人”。

除了赏心悦目、陶冶性情，艺术还能做什么

除了赏心悦目、陶冶性情，艺术还能为什么、为社会做些什么？丰富的案例让

人们看到，时下的高等艺术院校正力图跳出纯艺术的小圈子，打破固有的围墙，以开放之姿积极赋能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在西岸艺术中心B馆举办的第四届“FutureLab 艺术与技术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上，位居C位的偌大橘色盒子最是牵引人们的好奇心。只见天南海北众多中国家庭场景以微缩模型的方式加以定格，装进华丽的窗花画框中，充满仪式感与叙事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大事记”时间表、家族编年史、家族照相簿、家乡情景渲染图、家乡城市地图等多重讲述。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2018级至2021级的79位本科生以家庭、家族和家乡为叙事对象的作品，汇成这壮观的“事出有因——家庭编年史课程展”。媒介展演系注重对媒介叙事能力和空间叙事能力的持续训练与不断拓展，创新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手段，更新展演艺术形态。该系创始系主任牟森发现，对于一群20岁上下、阅历有限的学生来说，这样

一种跨界综合的叙事能力不易培养，但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各自的家庭、家族和家乡，像是突然开启取之不尽的叙事矿藏，获得看待、呈现事物和事情的能力。在这一系列创意训练中，艺术也渐渐接地气，折射出家庭变迁、社会演进乃至国家发展图景等大格局，获得了现实意义。

跨界融合，可谓近期众多艺术学院呈现的教学案例的关键词。引得不少人驻足的一张“网”，长达七八米，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结构设计转化为人工创作，这是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带到教博会的展览“一场由生物启发的艺术之旅”。它来自课程项目《探索结构性网》，融合科学、生态学 and 建筑学，通过人工智能将有机植物、蜘蛛网等15种结构形态编织成超越传统艺术媒介的空间结构性空气网，引人思考自然与人工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音效》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本科教学案例展上令很多人感到新奇的一门课程。这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下的专业选修课，着重培养

造型类学生对声音的感觉，找到身边的声音，学会对声音的观察，并建立声音与美学、技术、艺术等其他学科的联系。实践成果也的确彰显创造力，有人将卫星的运行信息导入编程生成音乐，有人参考铝带振动原理制作扬声器。

期待创作者形成超越尺度的“通”与“变”

“美院的教育是整体的，不是画两笔就完了。”“艺术教育要亲历，否则无异于纸上谈兵。”近期几个高等艺术教育的展会、论坛上，频频听到这样的业内声音。在“Panel 21”论坛开幕致辞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更是提倡以一种“通人”之学培养“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曾成钢指出，美院本科教育的基础不仅仅是专业基础，还包括人生的道德认知和综合训练对人的意志培养。他认为课程中注重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至关重要。这也是该学院很多课程的导向。例如建筑系将一些课程开到校外，通过校地合作获取真实的社会需求，并且让学生积极参与包括深入调研、组织讲座、参观展览等多元实践，营造多元融合的教学场景。就连相对传统的史论系，也带领本科生深入广阔的大地，用眼睛捕捉图像、用脚步丈量历史，展示成果除论文之外，形式还包含展板、视频、手账等，为学生提供一个包容的创作平台。

在业内看来，人工智能时代，面对前所未有冲击的艺术，尤其需要创作者不囿于某个专业领域，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通”与“变”。这也正是高世名所言“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必备的素养。以达·芬奇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人，是“通人”，是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只博学广闻，学习知识、推论事理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一种学问的“通境”。而“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更将成为全新主体，具有与人工智能一起进化的胆略与能力。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名誉教授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甚至提出，未来的艺术家应该拥有一种“古未来主义”的能力，通过回溯与前瞻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艺术学院需要创造通感的、横向的知识，让学生在抽象和可感的材料、思想和物理的事实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发展。

■本报记者 柳青

昨天，国际制作版百老汇沉浸式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简称《大彗星》）举办了建组后的第一场主题发布会。剧组全体演员在半个月的声乐排练后，现场演唱剧中《序曲》《别无他人》《魅惑》《尘土与灰烬》等歌曲，发布会模拟了沉浸式剧场座位席的布置，让出席者率先感受到360度环绕式表演的观赏体验。

将在上海演出的《大彗星》是由中国音乐剧团队与美国百老汇团队联手打造的国际制作版，中方邀约百老汇版核心主创加入，汇聚“多国部队”的舞美、灯光、音响班底，在上海、纽约两地同时招募演员，试图以国际化的创制模式，为亚洲舞台带来“来自百老汇、超越百老汇”的音乐剧作品。

音乐剧创制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

《大彗星》国际制作版将于今年12月29日至明年1月1日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开启预演，1月13日至3月3日正式在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开启亚洲首演，以全英文的形式连演51场。《大彗星》的出品人之一、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奕丁说：“2002年上海大剧院首度引进西方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音乐剧作为成熟的舞台文艺样式，20余年来得到观众和市场的普遍认同。如今以音乐剧《大彗星》为契机，上海大剧院率先进行国际音乐剧运作的新探索，借力纽约百老汇的产业优势，促进中美跨国家音乐剧的人才交流与合作。”

由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章节改编而来的《大彗星》，是一部演出形式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该剧从纽约的小微剧场进入外百老汇，又在2016年登陆百老汇，以“打破第四堵墙”的创新演出形态，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奖。发布会上，《大彗星》的词曲作者兼编剧戴夫·马洛伊在视频中难掩兴奋：“我从没想过《大彗星》能够走得这么远，对我来说这是一段不断在创造中的旅程。”12月，戴夫将来到上海参与幕后工作。

舞美设计师吴弼泳曾参与韩文版音乐剧《大彗星》的制作，昨天，他展示了为上海版全新设计的舞美方案，将突破性地打破剧场前排的400个座位拆除，打破框镜式舞台的局限，把剧场改造成俄罗斯宫廷舞会的现场，四个环形的观众池座与舞台融为一体，使观众在360度环绕的演绎中成为舞台的一部分。

视觉艺术家叶子乐此次担任《大彗星》的服装设计，在首演亮相的视觉概念照上，他把太空感的前卫绘图融入全剧主视觉，对此他解释：“戏里的每个人是一颗小行星，在自己的星轨里自转，也会与别的行星相遇。在1812年大彗星降临一刻所产生的光芒下，莫斯科的纸醉金迷、虚荣与真诚、爱的纯真与疯狂，还有人性的光辉与卑劣一览无余。”未来，观众们在上海版《大彗星》中，将看到与此前版本全然不同的服饰。

排练第二周，所有演员都能脱稿演唱

《大彗星》的全部表演在歌曲演唱中完成，即真正的“一歌到底”，演唱融合俄罗斯民谣、电音、古典等多重音乐风格，这对28位演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音乐监督奥尔·马蒂亚斯已经在上海大剧院排练厅工作半月余，他对演员们的投入表示叹服：“我们只花了一周时间，就能较完整地呈现音乐的部分。我第二周进排练厅，所有的演员都能脱稿演唱，这背后相信大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昨天发布会的亮点是演员的演唱环节。全体演员唱响的《序曲》，用活泼的方式交代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百老汇演出时，这首歌被观众戏称为“报菜名”；最受关注的女主角娜塔莎唱出“恋爱神曲”《别无他人》，00后主演纳奥米与16岁的娜塔莎气质浑然一体；娜塔莎和水性杨花的名媛海伦（也就是皮埃尔的第一个妻子）合唱的《魅惑》，是全剧唱度最高的一首曲子；饰演皮埃尔的库珀·戈丁演唱《尘土与灰烬》，是一首荡气回肠的独白，把男主角破碎后重建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库珀·戈丁在演唱结束后谈道，中方制作团队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们：“我们相信上海已经为这样一部高水准的舞台艺术作品做好了准备。”



昨日，《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举行“复苏的花神”主题发布会。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来自百老汇，能否超越百老汇

把剧场变成宫廷舞会现场，《大彗星》探索国际音乐剧运作新模式



▲第四届“FutureLab 艺术与技术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现场。（均展方供图）制图：冯晓瑜